



09959

雨雹對

董仲舒

董仲舒

電何

元光元年七月京師雨雹鮑敞問董仲舒曰陰氣脅陽氣天地之氣物也何氣而生之仲舒曰陰氣脅陽氣天地之氣陰陽相半和氣周迴朝夕不息陽德用事則和氣皆陽建巳之月是也故謂之正陽之月陰德用事則和氣皆陰建亥之月是也故謂之正陰之月十月陰雖用事而陰不孤立此月純陰疑於無陽故謂之陽月詩人所謂日月陽止者也四月陽雖用事而陽不獨存此月純陽疑於無陰故亦謂之陰月自十月已後陽氣始生於地下漸冉流散故言息也陰氣轉收故言消也日夜滋生遂至四月純陽用事自四月已後陰氣始生於天上漸冉流散故云息也陽氣轉收故言消也日夜滋生遂至十月純陰用事二月八月陰陽正等無多少也以此推移無有差戾運動抑揚更相動薄則熏蒿歛蒸而風雨雲霧雷電雪雹生焉氣上薄爲雨下薄爲霧風其噫也雲其氣也雷其相擊之聲也電其相擊之光也二氣之初蒸也若有若無若實若虛若

方若圓。攢聚相合。其體稍重。故雨乘虛而墜。風多則合速。故雨大而疎。風少則合遲。故雨細而密。其寒月則雨凝於上。體尚輕微。而因風相襲。故成雪焉。寒有高下。上暖下寒。則上合爲大雨。下凝爲冰霰。雪是也。霰。霰之流也。陰氣暴上。雨則凝結成電焉。太平之世。則風不鳴。條開甲散萌而已。雨不破塊。潤葉津莖而已。雷不驚人。號令啟發而已。電不眩目。宣示光耀而已。霧不塞望。浸淫被泊而已。雪不封條。凌殄毒害而已。雲則五色而爲慶。三色而

成。商露則結味而成。甘結潤而成膏。此聖人之在上。則陰陽和風雨時也。政多紕繆。則陰陽不調。風發屋雨溢。河雪至。牛目雷殺驢馬。此皆陰陽相盪而爲稔疹之妖也。故曰。四月無陰。十月無陽。何以明陰不孤立。陽不獨存。邪仲舒曰。陰陽雖異。而所資一氣也。陽用事。此則氣爲陽。陰用事。此則氣爲陰。陰陽之時雖異。而二體常存。猶如一鼎之水。而未加火。純陰也。加火極熱。純陽也。純陽則無陰。息火水寒。則更陰矣。純陰則無陽。加水熱。則更陽。

矣。然則建巳之月爲純陽。不容都無復陰也。但是陽家用事。陽氣之極耳。薺麥枯。繇陰殺也。建亥之月爲純陰。不容都無復陽也。但是陰家用事。陰氣之極耳。薺麥始生。繇陽升也。其著者。葶蘆死於盛夏。欵冬華於嚴寒。水極陰而有溫泉。火至陽而有涼焰。故知陰不得無陽。陽不容都無陰也。敞曰。冬雨必暖。夏雨必涼。何也。曰。冬氣多寒。陽氣自上躋。故人得其暖。而上蒸成雪矣。夏氣多暖。陰氣自下昇。故人得其涼。而上蒸成雨矣。敞曰。雨旣陰。陽相蒸。四月純陽。十月純陰。斯則無二氣相薄。則不雨乎。曰。然。純陽純陰。雖在四月十月。但月中之一日耳。敞曰。月中何日。曰。純陽用事。未夏至。一日純陰。用事。未冬至。一日朔旦。夏至冬至。其正氣也。敞曰。然則未至一日。其不雨乎。曰。然。頗有之。則妖也。和氣之中。自生災沴。能使陰陽改節。暖涼失度。敞曰。災沴之氣。其常存邪。曰。無也。時生耳。猶乎四肢五臟中。也有時及其病也。四肢五臟皆病也。敞遷延。負牆俛揖而退。

諫獵疏

司馬相如

臣聞物有同類而殊能者。故力稱烏獲。捷言慶忌。勇期賁育。臣之愚竊以爲人。誠有之。獸亦宜然。今陛下好陵阻險。射猛獸。卒然遇逸材之獸。駭不存之地。犯屬車之清塵。輿不及還。轅人不暇施巧。雖有烏獲逢蒙之技。不得用。枯木朽株盡爲難矣。是胡越起于轂下。而羌夷接軫也。豈不殆哉。雖萬全無患。然本非天子之所宜近也。且夫清道而後行。中路而後馳。猶時有銜檠之變。况乎涉豐草騁邱。虛前有利。獸之樂而內無存變之意。其爲禍也不難矣。夫輕萬乘之重。不以爲安。樂出萬有一危之塗。以爲娛。臣竊爲陛下不取也。蓋明者遠見于未萌。而知者避危於無形。旣固多藏於隱微。而發於人之所忽者也。故鄙諺曰。家累千金。坐不垂堂。此言雖小。可以喻大臣願陛下之留意幸察。

諭巴蜀檄

司馬相如

告巴蜀太守蠻夷自擅不討之日久矣時侵犯邊境勞士大夫陛下卽位存撫天下集安中國然後興師出兵北征匈奴單于怖駭交臂受事屈膝請和康居西域重譯納貢稽首來享移師東指闔越相誅右弔番禺太子入朝南夷之君西楚之長常效貢職不敢惰怠延頸舉踵喁喁然皆鄉風慕義欲爲臣妾道里遼遠山川阻深不能自致夫不順者已誅而爲善者未賞故遣中郎將往賓之發巴蜀之士各五百人以奉幣衛使者不然靡有兵革之事戰鬥之患今聞其乃發軍興制驚懼子弟憂患長老郡又擅爲轉粟運輸皆非陛下之意也當行者或亡逃自賊殺亦非人臣之節也夫邊郡之士聞夔舉燧燔皆攝弓而馳荷兵而走流汗相屬惟恐居後觸白刃冒流矢議不反顧計不旋踵人懷怒心如報私讐彼豈樂死惡生非編列之民而與巴蜀異主哉計深慮遠急國家之難而樂盡人臣之道也故有剖符之封析圭而爵位爲通侯居

列東第終則遺顯號於後世傳土地於子孫事行甚忠敬居位甚安佚名聲施於無窮功烈著而不滅是以賢人君子肝腦塗中原膏液潤埜草而不辭也今奉幣使至南夷卽自賊殺或亡逃抵誅身死無名謚爲至愚耻及父母爲天下笑人之度量相越豈不遠哉然此非獨行者之罪也父兄之教不先子弟之率不謹寡廉鮮耻而俗不長厚也其被刑戮不亦宜乎陛下患使者有司之若彼悼不肖愚民之如此故遣信使曉諭百姓以發卒之事

因數之以不忠死亡之罪讓三老孝弟以不教誨之過方今田時重煩百姓已親見近縣恐遠所谿谷山澤之民不徧聞檄到亟下縣道咸諭陛下意毋忽

難蜀父老文

司馬相如

漢興七十有八載德茂存乎六世威武紛云湛恩  
汪濊羣生露濡洋溢乎方外於是乃命使西征隨  
流而攘風之所被罔不披靡因朝冉從駢定祚存  
邛略斯榆舉苞蒲結軌還轅東鄉將報至於蜀都  
者老大夫搢紳先生之徒二十有七人儼然造焉  
辭畢進曰蓋聞天子之於夷狄也其義羈縻勿絕  
而已今罷三郡之士通夜郎之塗三年於茲而功  
不竟士卒勞倦萬民不贍今又接之以西夷百姓  
力屈恐不能卒業此亦使者之累也竊爲左右患  
之且夫邛祚西夔之與中國竝也歷年茲多不可  
記已仁者不以德來強者不以力并意者殆不可  
乎今割齊民以附夷狄弊所恃以事無用鄙人固  
陋不識所謂使者曰烏謂此乎必若所云則是蜀  
不變服而巴不化俗也僕尚惡聞若說然斯事體  
大固非觀者之所覲也余之行急其詳不可得聞  
已請爲大夫粗陳其略蓋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後  
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功非常



者固常人之所異也。故曰非常之元。黎民懼焉。及臻厥成。天下晏如也。昔者洪水沸出。汜濫衍溢。民人升降。移徙崎嶇。而不安。夏后氏戚之。乃堙洪原。決江疏河。灑沈澹災。東歸之於海。而天下永寧。當斯之勤。豈惟民哉。心煩於慮。而身親其勞。躬儼骭。胝無版膚。不生毛。故休烈顯乎無窮。聲稱浹乎于茲。且夫賢君之踐位也。豈特委瑣握齒。拘文牽俗。循誦習傳。當世取說云爾哉。必將崇論宏議。創業垂統。爲萬世規。故馳驚乎兼容。并包而勤思乎參天貳地。且詩不云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是以六合之內。八方之外。浸淫衍溢。懷生之物。有不浸潤於澤者。賢君耻之。今封疆之內。冠帶之倫。咸獲嘉祉。靡有闕遺矣。而夷狄殊俗之國。遼絕異黨之域。舟車不通。人迹罕至。政教未加。流風猶微。內之則犯義侵禮。於邊境外。之則邪行橫作。放殺其上。君臣易位。尊卑失序。父兄不辜。幼孤爲奴。虜係繫號泣。內鄉而怨。曰蓋聞中國有至仁焉。德洋恩普。物靡不得其所。今獨曷爲遺已。

舉踵思慕。若枯旱之望雨。盍夫爲之垂涕。况乎上  
聖。又烏能已。故北出師以討強胡。南馳使以誚勁  
越。四面風德。二方之君。鱗集仰流。願得受號者。以  
億計。故乃關沫若。徼牂柯。鏤靈山。梁孫原。創道德  
之塗。垂仁義之統。將博恩廣施。遠撫長駕。使疏逖  
不閉。芻蕘闇昧。得耀乎光明。以偃甲兵於此。而息  
討伐於彼。遐邇一體。中外禔福。不亦康乎。夫拯民  
於沈溺。奉至尊。之休德。反衰世之陵夷。繼周氏之  
絕業。天子之急務也。百姓雖勞。又烏可以已哉。且

夫王者固未有不始於憂勤。而終於佚樂者也。然  
則受命之符合在於此方。將增太山之封。加梁父  
之事。鳴和鸞。揚樂頌。上咸五。下登三。觀者未覩。指  
聽者未聞。音猶焦朋。已翔乎寥廓。而羅者猶視乎  
藪澤。悲夫。於是諸大夫茫然喪其所懷。來失厥所  
以進。喟然竝稱曰。允哉。漢德。此鄙人之所願聞也。  
百姓雖勞。請以身先之。敞罔靡徙。遷延而辭避。

言世務書

徐樂

臣聞天下之患在於土崩不在瓦解。古今一也。何謂土崩？秦之末世是也。陳涉無千乘之尊，尺土之地，身非王公大人，名族之後，鄉曲之譽，非有孔曾墨子之賢，陶朱猗頓之富也。然起窮巷，奮棘矜，偏袒大呼天下從風，此其故何也？由民困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俗已亂而政不修。此三者，陳涉之所以爲資也。此之謂土崩。故曰：天下之患在乎土崩，何謂瓦解？吳楚齊趙之兵是也。七國謀爲大逆，號皆稱萬乘之君，帶甲數十萬，威足以嚴其境內，財足以勸其士民，然不能西攘尺寸之地，而身爲禽於中原者，此其故何也？非權輕於匹夫，而兵弱於陳涉也。當是之時，先帝之德未衰，而安土樂俗之民衆，故諸侯無竟外之助，此之謂瓦解。故曰：天下之患不在瓦解，由此觀之，天下誠有土崩之執，雖布衣窮處之士，或首難而危海內，陳涉是也。况三晉之君，或存乎？天下雖未治也，誠能無土崩之執，雖有彊國勁兵，不得還踵而身爲禽，吳楚是也。

況羣臣百姓。能爲亂乎。此二體者安危之明要。賢主之所留意而深察也。閒者關東五穀不登。年歲未復。民多窮困。重之以邊境之事。推數循理而觀之。民宜有不安其處者矣。不安故易動。易動者土崩之執也。故賢主獨觀萬化之原。明於安危之機。修之廟堂之上。而銷未形之患也。其要期使天下無土崩之執而已矣。故雖有彊國勁兵。陛下逐走獸射飛鳥。弘游燕之囿。淫從恣之觀。極馳騁之樂。自若金石絲竹之聲。不絕於耳。帷幄之私。俳優朱儒之笑。不乏於前。而天下無宿憂。名何必夏子。俗何必成康。雖然。臣竊以爲陛下天然之質。寬仁之資。而誠以天下爲務。則禹湯之名。不難侔而成康之俗。未必不復興也。此二體者。立然後處尊安之實。揚廣譽於當世。親天下而服四夷。餘恩遺德。爲數世隆。南面背依。攝袂而揖。王公此陛下之所服也。臣聞圖王不成。其敝足以安安。則陛下何求而不得。何爲而不成。奚征而不服哉。

言世務書

嚴安

臣聞鄒子曰政教文質者所以云救也當時則用過則舍之有易則易之故守一而不變者未睹治之至也今天下人民用財侈靡車馬衣裘宮室皆競修飾調五聲使有節族雜五色使有文章重五味方丈於前以觀欲天下彼民之情見美則願之是教民以侈也侈而無節則不可贍民離本而徼末矣末不可徒得故搢紳者不憚爲詐帶劔者夸殺人以矯奪而世不知媿故姦軌浸長夫佳麗珍

西漢文約選

嚴安

八

漢書變

怪固順於耳目故養失而泰樂失而淫禮失而采教失而僞僞采淫泰非所以範民之道也是以天下人民逐利無已犯法者衆臣願爲民制度以防其淫使貧富不相耀以和其心心既和平其性恬安恬安不營則盜賊銷盜賊銷則刑罰少刑罰少則陰陽和四時正風雨時草木暢茂五穀蕃熟六畜遂字民不夭厲和之至也臣聞周有天下其治三百餘歲成康其隆也刑錯四十餘年而不用及其衰亦三百餘年故五伯更起伯者常佐天子興

利除害誅暴禁邪匡正海內以尊天子五伯既沒  
賢聖莫續天子孤弱號令不行諸侯恣行疆凌弱  
衆暴寡田常篡齊六卿分晉並爲戰國此民之始  
苦也於是疆國務攻弱國修守合從連衡馳車轂  
擊介冑生蠶蝨民無所告愬及至秦王蠶食天下  
并吞戰國稱號皇帝一海內之政壞諸侯之城銷  
其兵鑄以爲鍾虡示不復用元元黎民得免於戰  
國逢明天子人人自以爲更生鄉使秦緩刑罰薄  
賦斂省繇役貴仁義賤權利上篤厚下伎巧變風

易俗化於海內則世世必安矣秦不行是風循其  
故俗爲知巧權利者進篤厚忠正者退法嚴令苛  
調諛者衆日聞其美意廣心逸欲威海外使蒙恬  
將兵以北攻疆胡辟地進境戍於北河飛芻輓粟  
以隨其後又使尉屠睢將樓船之士攻越使監祿  
鑿渠運糧深入越地越人遁逃曠日持久糧食乏  
絕越人擊之秦兵大敗秦廼使尉佗將卒以戍越  
當是時秦禍北構於胡南挂於越宿兵於無用之  
地進而不得退行十餘年丁男被甲丁女轉輸苦

秦不變

不聊生自經於道樹死者相望及秦皇帝崩天下大叛陳勝吳廣舉陳武臣張耳舉趙項梁舉吳田儋舉齊景駒舉郢周市舉魏韓廣舉燕窮山通谷豪士並起不可勝載也然本皆非公侯之後非長官之吏無尺寸之執起閭巷杖棘矜應時而動不謀而俱起不約而同會壤長地進至乎伯王時教使然也秦貴爲天子富有天下滅世絕祀窮兵之禍也故周失之弱秦失之彊不變之患也今狗南夷朝夜郎降羗燹略葦州建城邑深入匈奴燔其

西漢文約選

嚴安

八九

此言漢不變必復蹈秦之覆轍而并及齊晉與中幅相縮恐篇法之漫也

龍城議者美之此人臣之利非天下之長策也今中國無狗吠之警而外累於遠方之備靡敝國家非所以子民也行無窮之欲甘心快意結怨於匈奴非所以安邊也禍挈而不解兵休而復起近者愁苦遠者驚駭非所以持久也今天下鍛甲摩劔矯箭控弦轉輸軍糧未見休時此天下所共憂也夫兵久而變起事煩而慮生今外郡之地或幾千里列城數十形束壤制帶脅諸侯非宗室之利也上觀齊晉所以亡公室卑削六卿大盛也下覽秦

之所以減刑嚴文刻欲大無窮也今郡守之權非特六卿之重也地幾千里非特閭巷之資也甲兵器械非特棘矜之用也以逢萬世之變則不可勝諱也



諭意淮南王

嚴助

今者大王以發屯臨越事上書陛下故遣臣助告王其事王居遠事薄遽不與王同其計朝有闕政遺王之憂陛下甚恨之夫兵固凶器明主之所重出也然自五帝三王禁暴止亂非兵未之聞也漢爲天下宗操殺生之柄以制海內之命危者望安亂者卬治今閩越王狼戾不仁殺其骨肉離其親戚所爲甚多不義又數舉兵侵陵百越并兼鄰國以爲暴彊陰計竒策入燔尋陽樓船欲招會稽之

西漢文約選

嚴助

九一

地以踐勾踐之迹今者邊又言閩王率兩國擊南越陛下爲萬民安危久遠之計使人諭告之曰天下安寧各繼世撫民禁毋敢相并有司疑其以虎狼之心貪據百越之利或於逆順不奉明詔則會稽豫章必有長患且天子誅而不伐焉有勞百姓苦士卒乎故遣兩將屯於境上震威武揚聲鄉屯曾未會天誘其衷閩王隕命輒遣使者罷屯毋後農時南越王甚嘉被惠澤蒙休德願革心易行身從使者入謝有狗馬之病不能勝服故遣太子嬰

齊入侍病有瘳願伏北闕望大廷以報盛德閩王以八月舉兵於冶南士卒罷倦三王之衆相與攻之因其弱弟餘善以成其謀至今國空虛遣使者上符節請所立不敢自立以待天子之明詔此一舉不挫一兵之鋒不用一卒之死而閩王伏辜南越被澤威震暴王義存危國此則陛下深計遠慮之所出也事效見前故使臣助來諭王意

禁民挾弓弩對

吾邱壽王

臣聞古者作五兵非以相害以禁暴討邪也安居則以制猛獸而備非常有事則以設守衛而施行陳及至周室衰微上無明王諸侯力政彊侵弱衆暴寡海內抗敵巧詐竝生是以知者陷愚勇者威怯苟以得勝爲務不顧義理故機變械飾所以相賊害之具不可勝數於是秦兼天下廢王道立私議滅詩書而首法令去仁恩而任刑戮墮名城殺豪傑銷甲兵折鋒刃其後民以耰鉏箠相撻擊

西漢文約選

吾邱壽王

九三

犯法滋衆盜賊不勝至於赭衣塞路羣盜滿山卒以亂亡故聖王務教化而省禁防知其不足恃也今陛下昭明德建太平舉俊材興學官三公有司或由窮巷起白屋裂地而封宇內日化方外鄉風然而盜賊猶有者郡國二千石之罪非挾弓弩之過也禮曰男子生桑弧蓬矢以舉之明示有事也孔子曰吾何執執射乎大射之禮自天子降及庶人三代之道也詩云大侯旣抗弓矢斯張射夫旣同獻爾發功言貴中也愚聞聖王合射以明教矣

未聞弓矢之爲禁也。且所爲禁者，爲盜賊之攻奪也。攻奪之罪，死然而不止者，大姦之於重誅，固不避也。臣恐邪人挾之而吏不能止，良民以自備而抵法禁，是擅賊威而奪民救也。竊以爲無益於禁姦而廢先王之典，使學者不得習行其禮，大不便。

史記自序

司馬遷

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  
孔子卒後至於今五百歲有能紹明世正易傳繼  
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  
何敢讓焉上大夫壺遂曰昔孔子何爲而作春秋  
哉太史公曰余聞董生曰周道衰廢孔子爲魯司  
寇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  
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爲天下儀表貶  
天子退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

西漢文約選

司馬遷

九五

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夫春  
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紀別嫌疑明是非  
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  
敝起廢王道之大者也易著天地陰陽四時五行  
故長於變禮經紀人倫故長於行書記先王之事  
故長於政詩記山川谿谷禽獸草木牝牡雌雄故  
長於風樂樂所以立故長於和春秋辯是非故長  
於治人是故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  
達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義撥亂世反之正莫近

於春秋春秋文成數萬其指數千萬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易曰失之豪釐差以千里故曰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漸久矣故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讒而弗見。後有賊而不知。爲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爲人君父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爲人臣子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陷篡弑之誅。死罪之名。其實皆以爲善。爲之不知其義。被之空言而不敢辭。夫不通禮義之旨。至於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君不君則犯臣不臣則誅父不父則無道子不子則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過也。以天下之大過予之則受而弗敢辭。故春秋者禮義之大宗也。夫禮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後。法之所爲用者易見。而禮之所爲禁者難知。壺遂曰孔子之時上無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斷禮義當一王之法。

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職萬事既具咸各序其宜夫子所論欲以何明太史公曰唯唯否否不然余聞之先人曰伏羲至純厚作易八卦堯舜之盛尚書載之禮樂作焉湯武之隆詩人歌之春秋采善貶惡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獨刺譏而已也漢興以來至明天子獲符瑞封禪改正朔易服色受命於穆清澤流罔極海外殊俗重譯款塞請來獻見者不可勝道臣下百官力誦聖德猶不能宣盡其意且士賢能而不用有國者之耻主上明聖

而德不布聞有司之過也且余嘗掌其官廢明聖盛德不載滅功臣世家賢大夫之業不述墮先人所言罪莫大焉余所謂述故事整齊其世傳非所謂作也而君比之於春秋謬矣於是論次其文七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禍幽於縲紲乃喟然而嘆曰是余之罪也夫是余之罪也夫身毀不用矣退而深惟曰夫詩書隱約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陳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離騷左邱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贖脚而論兵法

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  
篇大抵賢聖發憤之所爲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鬱  
結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來者於是卒述陶  
唐以來至於麟止自黃帝始



報任少卿書

司馬遷

少卿足下曩者辱賜書教以慎於接物推賢進士  
為務意氣勤勤懇懇若望僕不相師用而流俗人之  
言僕非敢如是也雖罷駕亦嘗側聞長者遺風  
矣顧自以為身殘處穢動而見尤欲益反損是以  
抑鬱而無誰語諺曰誰為為之孰令聽之蓋鍾子  
期死伯牙終身不復鼓琴何則士為知己用女為  
說已容若僕大質已虧缺雖材懷隨和行若由夷  
終不可以為榮適足以發笑而自點耳書辭宜答

西漢文約選

司馬遷

九九

會東從上來又迫賤事相見日淺卒卒無須臾之  
間得竭指意今少卿抱不測之罪涉旬月迫季冬  
僕又薄從上上雍恐卒然不可諱是僕終已不得  
舒憤懣以曉左右則長逝者魂魄私恨無窮請略  
陳固陋闕然不報幸勿過僕聞之修身者智之府  
也愛施者仁之端也取予者義之符也耻辱者勇  
之決也立名者行之極也士有此五者然後可以  
託於世列於君子之林矣故禍莫憚於欲利悲莫  
痛於傷心行莫醜於辱先而諾莫大於官刑刑餘

之人無所比數。非一世也。所從來遠矣。昔衛靈公與雍渠載孔子適陳。商鞅因景監見趙良。寒心同子參乘。爰絲變色。自古而耻之。夫中材之人事。關於宦豎。莫不傷氣。況忼慨之士乎。如今朝雖乏人。柰何令刀鋸之餘。薦天下豪雋哉。僕賴先人緒業。得待罪輦轂下。二十餘年矣。所以自惟上之不能納忠。效信有竒策。材力之譽。自結明主次之。又不能拾遺補闕。招賢進能。顯巖穴之士。外之不能備行伍。攻城野戰。有斬將擐旗之功。下之不能累日

積勞取尊官厚祿。以爲宗族交遊光寵。四者無一遂。苟合取容。無所短長之效。可見於此矣。鄉者僕亦嘗廁下大夫之列。陪外廷末議。不以此時引維綱。盡思慮。今已虧形。爲埽除之隸。在闕茸之中。迺欲叩首信脅。論列是非。不亦輕朝廷。羞當世之士邪。嗟乎。嗟乎。如僕尚何言哉。尚何言哉。且事本末未易明也。僕少負不羈之才。長無鄉曲之譽。主上幸以先人之故。使得奉薄技。出入周衛之中。僕以爲戴盆何以望天。故絕賓客之知。忘室家之業。日

夜思竭其不肖之材力務一心營職以求親婚於主上而事乃有大謬不然者夫僕與李陵俱居門下素非相善也趣舍異路未嘗銜杯酒接殷勤之歡然僕觀其爲人自竒士事親孝與士信臨財廉取予義分別有讓恭儉下人常思奮不顧身以狗國家之急其素所蓄積也僕以爲有國士之風夫○人○臣○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赴○公○家○之○難○斯○已○竒○矣○今○舉○事○一○不○當○而○全○軀○保○妻○子○之○臣○隨○而○媒○孽○其○短○僕○誠○私○心○痛○之○且○李○陵○提○步○卒○不○滿○五○千○深

踐戎馬之地足歷王庭垂餌虎口橫挑疆胡印億萬之師與單于連戰十餘日所殺過當虜救死扶傷不給旃裘之君長咸震怖迺悉徵左右賢王舉引弓之民一國共攻而圍之轉鬪千里矢盡道窮救兵不至士卒死傷如積然李陵一呼勞軍士無不起躬流涕沫血飲泣張空卷冒白刃北首爭死敵陵未沒時使有來報漢公卿王侯皆奉觴上壽後數日陵敗書聞主上爲之食不甘味聽朝不怡大臣憂懼不知所出僕竊不自料其卑賤見主上

慘悽怛悼誠欲效其款款之愚以爲李陵素與士大夫絕甘分少能得人之死力雖古名將不過也身雖陷敗彼觀其意且欲得其當而報漢事已無可柰何其所摧敗功亦足以暴於天下僕懷欲陳之而未有路適會召問卽以此指推言陵功欲以廣主上之意塞睚眦之辭未能盡明明主不深曉以爲僕沮貳師而爲李陵游說遂下於理拳拳之忠終不能自列因爲誣上卒從吏議家貧財賂不足以自贖交游莫救左右親近不爲一言身非木

石獨與法吏爲伍深幽囹圄之中誰可告愬者此正少卿所親見僕行事豈不然邪李陵旣生降隕其家聲而僕又茸以蠶室重爲天下觀笑悲夫悲夫事未易一二爲俗人言也僕之先人非有剖符丹書之功文史星歷近乎卜祝之間固主上所戲弄倡優畜之流俗之所輕也假令僕伏法受誅若九牛亡一毛與螻螻何異而世又不與能死節者比特以爲智窮罪極不能自免卒就死耳何也素所樹立使然人固有一死死有重於泰山或輕於

鴻毛用之所趨異也。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其次不辱辭令，其次詘體受辱，其次易服受辱，其次關木索被箠楚受辱，其次髡髮，嬰金鐵受辱，其次毀肌膚斷支體受辱，最下腐刑極矣。傳曰：刑不上大夫，此言士節不可不厲也。猛虎處深山，百獸震恐；及其在穽檻之中，搖尾而求食，積威約之漸也。故士有畫地爲牢，執不入削木爲吏議，不對定計於鮮也。今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膚受榜箠，幽於圜牆之中，當此之時，見獄吏則頭

搶地視徒隸，則心惕息。何者？積威約之執也。及已至此，言不辱者，所謂彊顏耳。曷足貴乎？且西伯伯也，拘牖里；李斯相也，具五刑；淮陰王也，受械於陳；彭越、張敖，南鄉稱孤，繫獄具罪，絳侯誅諸呂，權傾五伯，囚於請室，魏其大將也，衣赭關三木，季布爲朱家鉗奴，灌夫受辱，居室此人皆身至王侯將相，聲聞鄰國，及罪至罔加，不能引決自財，在塵埃之中。古今一體，安在其不辱也？由此言之，勇怯執也，強弱形也，審矣。曷足怪乎？且人不能蚤自財，繩墨

之外已稍陵夷。至於鞭箠之間。廼欲引節。斯不亦遠乎。古人所以重施刑於大夫者。殆爲此也。夫人情莫不貪生惡死。念親戚顧妻子。至激於義理者。不然。廼有不得已也。今僕不幸蚤失二親。無兄弟之親。獨身孤立。少卿視僕於妻子。何如哉。且勇者不必死節。怯夫慕義。何處不勉焉。僕雖怯。更欲苟活。亦頗識去就之分矣。何至自湛溺絜紕之辱哉。且夫臧獲婢妾。猶能引決。況若僕之不得已乎。所以隱忍苟活。函糞土之中。而不辭者。恨私心有所不盡。鄙沒世而文采不表於後也。古者富貴而名摩滅。不可勝記。唯倂儻非常之人。稱焉。蓋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廼賦離騷。左邱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膾脚。兵法修列。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氏賢聖發憤之所爲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來者。及如左邱明。無目。孫子斷足。終不可用。退論書策。以舒其憤。思垂空文。以自見。僕竊不遜。近自託於無能之辭。網羅天下放

失舊聞考之行事稽其成敗興壞之理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草創未就適會此禍惜其不成是以就極刑而無愠色僕誠已著此書藏之名山傳之其人通邑大都則僕償前辱之責雖萬被戮豈有悔哉然此可爲智者道難爲俗人言也且貧下未易居下流多謗議僕以口語遇遭此禍重爲鄉黨戮笑汗辱先人亦何面目復上父母之邱墓乎雖累百世垢彌甚耳是以腸一日而九回居則忽忽若有所亡出則不知所如往每念斯耻汗未嘗不發背露衣也身直爲閨閣之臣寧得自引深藏於巖穴耶故且從俗浮湛與時俯仰以通其狂惑今少卿廼教以推賢進士無廼與僕之私指謬乎今雖欲自彫琢曼辭以自解無益於俗不信祇取辱耳要之死日然後是非廼定書不能盡意故略陳固陋

如山之出雲如水之赴壑千態萬狀變化於自然由其氣之盛也後來惟韓退之答孟尚書書類此柳子厚諸長篇雖詞意濃郁而氣不能以

自舉矣

西漢文約選

司馬遷

百六





答蘇武書

李陵

子卿足下。勤宣令德，策名清時，榮問休暢，幸甚幸甚。遠託異國，昔人所悲。望風懷想，能不依依。昔者不遺遠辱，還荅慰誨，勤勤有逾骨肉。陵雖不敏，能不慨然。自從初降，以至今日，身之窮困，獨坐愁苦。終日無覩，但見異類。韋韝毳幕，以禦風雨。羶肉酪漿，以充饑渴。舉目言笑，誰與爲歡。胡地玄冰，邊土慘裂。但聞悲風蕭條之聲，涼秋九月，塞外草衰，夜不能寐。側耳遠聽，胡笳互動，牧馬悲鳴，吟嘯成群。

西漢文約選

李陵

百七

邊聲四起，晨坐聽之，不覺淚下。嗟乎！子卿陵獨何心，能不悲哉！與子別後，益復無聊。上念老母臨年，被戮妻子無辜，竝爲鯨鯢。身負國恩，爲世所悲。子歸受榮，我留受辱，命也。如何！身出禮義之鄉，而入無知之俗，違棄君親之恩，長爲蠻夷之域，傷已令先君之嗣，更成夷狄之族。又自悲矣。功大罪小，不蒙明察，孤負陵心。區區之意，每一念至，忽然忘生。陵不難刺心以自明，刎頸以見志。願國家於我已矣。殺身無益，適足增羞。故每攘臂忍辱，輒復苟活。

左右之人見陵如此以爲不入耳之歡來相勸勉  
異方之樂祗令人悲增忉怛耳嗟乎子卿人之相  
知貴相知心前書倉卒未盡所懷故復略而言之  
昔先帝授陵步卒五千出征絕域五將失道陵獨  
遇戰而累萬里之糧帥徒步之師出大漠之外入  
疆胡之域以五千之衆對十萬之軍策疲乏之兵  
當新羈之馬然猶斬將搴旗追奔逐北滅跡掃塵  
斬其梟帥使三軍之士視死如歸陵也不才希當  
大任意謂此時功難堪矣匈奴旣敗舉國興師更  
練精兵疆踰十萬單于臨陣親自合圍客主之形  
既不相如步馬之執又甚懸絕疲兵再戰一以當  
千然猶扶乘創痛決命爭首死傷積野餘不滿百  
而皆扶病不任干戈然陵振臂一呼創病皆起舉  
刃指虜胡馬奔走兵盡矢窮人無尺鐵猶復徒首  
奮呼爭爲先登當此時也天地爲陵震怒戰士爲  
陵飲血單于謂陵不可復得便欲引還而賊臣教  
之遂便復戰故陵不免耳昔高皇帝以三十萬衆  
困於平城當此之時猛將如雲謀臣如雨然猶七

日不食僅乃得免。况當陵者豈易爲力哉。而執事者云云。苟怨陵以不死。然陵不死罪也。子卿視陵豈偷生之士。而惜死之人哉。寧有背君親。捐妻子。而反爲利者乎。然陵不死有爲也。故欲如前書之言。報恩於國主耳。誠以虛死不如立節。滅名不如報德也。昔范蠡不殉會稽之恥。曹沫不死三敗之辱。卒復勾踐之仇。報魯國之羞。區區之心。竊慕此耳。何圖志未立而怨已成。計未從而骨肉受刑。此陵所以仰天椎心而泣血也。足下又云。漢與功臣不薄。子爲漢臣。安得不云爾乎。昔蕭樊囚繫。韓彭蘓醢。鼂錯受戮。周魏見辜。其餘佐命立功之士。賈誼亞夫之徒。皆信命世之才。抱將相之具。而受小人之讒。竝受禍敗之辱。卒使懷才受謗。能不得展彼二子之遐舉。誰不爲之痛心哉。陵先將軍功畧蓋天地。義勇冠三軍。徒失貴臣之意。劉身絕域之表。此功臣義士所以負戟而長歎者也。何謂不薄哉。且足下昔以單車之使。適萬乘之虜。遭時不遇。至於伏劍。不顧流離。辛苦幾死。朔北之野。丁年奉

使皓首而歸老母終堂生妻去惟此天下所希聞  
古今所未有也蠻貊之人尚猶嘉子之節况爲天  
下之主乎陵謂足下當享茅土之薦受千乘之賞  
聞子之歸賜不過二百萬位不過典屬國無尺土  
之封嘉子之勤而妨功害能之臣盡爲萬戶侯親  
戚貪佞之類悉爲廊廟宰子尚如此陵復何望哉  
且漢厚誅陵以不死薄賞子以守節欲使遠聽之  
臣望風馳命此實難矣所以每顧而不悔者也陵  
雖孤恩漢亦負德昔人有言雖忠不烈視死如歸  
陵誠能安而主豈復能眷眷乎男兒生以不成名  
死則塋蠻夷中誰復能屈身稽顙還向北闕使刀  
筆之吏弄其文墨耶願足下勿復望陵嗟乎子卿  
夫復何言相去萬里人絕路殊生爲別世之人死  
爲異域之鬼長與足下生死辭矣幸謝故人勉事  
聖君足下嗣子無恙勿以爲念努力自愛時因北  
風復惠德音李陵頓首

蘇子瞻謂此書詞句儂淺決非西漢文卓矣而  
云齊梁間小兒擬作則非也齊梁間舍俳儂之

文皆索索無氣此似建安諸子所爲格調雅與  
之近以擬古故少變其體勢耳

西漢文約選

李陵

頁一



尚德緩刑書

路溫舒

臣聞齊有無知之禍而桓公以興晉有驪姬之難而文公用伯近世趙王不終諸呂作亂而孝文爲太宗由是觀之禍亂之作將以開聖人也故桓文扶微興壞尊文武之業澤加百姓功潤諸侯雖不及三王天下歸仁焉文帝永思至惠以承天心崇仁義省刑罰通關梁一遠近敬賢如大賓愛民如赤子內恕情之所安而施之於海內是以囹圄空虛天下太平夫繼變化之後必有異舊之恩此賢

西漢文約選

路溫舒

五三

聖所以昭天命也往者昭帝卽世而無嗣大臣憂戚焦心合謀皆以昌邑尊親援而立之然天不授命淫亂其心遂以自亡深察禍變之故迺皇天之所以開至聖也故大將軍受命武帝股肱漢國披肝膽決大計黜亡義立有德輔天而行然後宗廟以安天下咸寧臣聞春秋正卽位大一統而慎始也陛下初登至尊與天合符宜改前世之失正始受命之統滌煩文除民疾存亡繼絕以應天意臣聞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獄之吏是也秦之時蓋

文學好武勇賤仁義之士貴治獄之吏正言者謂之誹謗過過者謂之妖言故盛服先生不用於世忠良切言皆鬱於胸譽諛之聲日滿於耳虛美熏心實禍蔽塞此乃秦之所以亡天下也方今天下賴陛下恩厚亡金革之危饑寒之患父子夫妻戮力安家然太平未洽者獄亂之也夫獄者天下之大命也死者不可復生鬪者不可復屬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今治獄吏則不然上下相毆以刻爲明深者獲公名平者多後患故治獄之吏皆

欲人死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是以死人之血流離於市被刑之徒比肩而立大辟之計歲以萬數此仁聖之所以傷也太平之未洽凡以此也夫人情安則樂生痛則思死捶楚之下何求而不得故囚人不勝痛則飾辭以視之吏治者利其然則指道以明之上奏畏卻則鍛練而周內之益奏當之成雖咎繇聽之猶以爲死有餘辜何則成練者衆文致之罪明也是以獄吏專爲深刻殘賊而亡極媮爲一切不顧國患此世之大賊也故俗

語曰畫地爲獄議不入刻木爲吏期不對此皆疾  
吏之風悲痛之辭也故天下之患莫深於獄敗法  
亂正離親塞道莫甚乎治獄之吏此所謂一尚存  
者也臣聞烏鳶之卵不毀而後鳳皇集誹謗之罪  
不誅而後良言進故古人有言山藪臧疾川澤納  
汙瑾瑜匿惡國君含詬唯陛下除誹謗以招切言  
開天下之口廣箴諫之路掃亡秦之失尊文武之  
惠省法制寬刑罰以廢治獄則太平之風可興於  
世永履和樂與天亡極天下幸甚



報孫會宗書

楊 惲

惲材朽行穢文質無所底幸賴先人餘業得備宿衛遭遇時變以獲爵位終非其任卒與禍會足下哀其愚蒙賜書教督以所不及殷勤甚厚然竊恨足下不深惟其終始而猥隨俗之毀譽也言鄙陋之愚心若逆指而文過默而息乎恐違孔氏各言爾志之義故敢略陳其愚唯君子察焉惲家方隆盛時乘朱輪者十人位在列卿爵爲通侯總領從官與聞政事曾不能以此時有所建明以宣德化

西漢文約選

楊 惲

百五

又不能與群僚同心并力陪輔朝廷之遺忘已負竊位素餐之責久矣懷祿貪勢不能自退遭遇變故橫被口語身幽北闕妻子滿獄當此之時自以夷滅不足以塞責豈意得全首領復奉先人之印墓乎伏惟聖主之恩不可勝量君子游道樂以忘憂小人全軀說以忘罪竊自思念過已大矣行已虧矣長爲農夫以沒世矣是故身率妻子戮力耕桑灌園治產以給公上不意當復用此爲譏議也夫人情所不能止者聖人弗禁故君父至尊親送

其終也有時而既臣之得罪已三年矣田家作苦  
歲時伏臘烹羊炰羔斗酒自勞家本秦也能爲秦  
聲婦趙女也雅善鼓瑟奴婢歌者數人酒後耳熱  
仰天拊缶而呼烏烏其詩曰田彼南山蕪穢不治  
種一頃豆落而爲萁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時是  
日也拂衣而喜奮腹低卽頓足起舞誠淫荒無度  
不知其不可也惲幸有餘祿方糴賤販貴逐什一  
之利此賈豎之事汗辱之處惲親行之下流之人  
衆毀所歸不寒而栗雖雅知惲者猶隨風而靡尚  
何稱譽之有董生不云乎明明求仁義常恐不能  
化民者卿大夫意也明明求財利常恐困乏者庶  
人之事也故道不同不相爲謀今子尚安得以卿  
大夫之制而責僕哉夫西河魏土文侯所興有段  
干木田子方之遺風漂然皆有節槩知去就之分  
項者足下離舊土臨安定安定山谷之間昆戎舊  
壤子弟貪鄙豈習俗之移人哉於今廼睹子之志  
矣方當盛漢之隆願勉旃毋多談

上書陳兵利害

趙充國

臣竊見騎都尉安國前幸賜書擇羌人可使使罕  
諭告以大軍當至漢不誅罕以解其謀恩澤甚厚  
非臣下所能及臣獨私美陛下盛德至計亡已故  
遣开豪雕庫宣天子至德罕开之屬皆聞知明詔  
今先零羌楊玉此羌之首帥名王將騎四千及煎  
鞏騎五千阻石山木候便為寇罕羌未有所犯今  
置先零先擊罕釋有罪誅亡辜起一難就兩害誠  
非陛下本計也臣聞兵法攻不足者守有餘又曰

西漢文約選

趙充國

頁七

善戰者致人不致於人今罕羌欲為敦煌酒泉寇  
宜飭兵馬練戰士以須其至坐得致敵之術以逸  
擊勞取勝之道也今恐二郡兵少不足以守而發  
之行攻釋致虜之術而從為虜所致之道臣愚以  
為不便先零羌虜欲為背畔故與罕开解仇結約  
然其私心不能亡恐漢兵至而罕开背之也臣愚  
以為其計常欲先赴罕开之急以堅其約先擊罕  
羌先零必助之今虜馬肥糧食方饒擊之恐不能  
傷害適使先零得施德於罕羌堅其約合其黨虜

交堅黨合精兵二萬餘人迫脇諸小種附著者稍  
衆莫須之屬不輕得離也如是虜兵寢多誅之用  
力數倍臣恐國家憂累絲十年數不二三歲而已  
臣得蒙天子厚恩父子俱爲顯列臣位至上卿爵  
爲列侯犬馬之齒七十六爲明詔填溝壑死骨不  
朽亡所顧念獨思惟兵利害至孰悉也於臣之計  
先誅先零已則罕开之屬不煩兵而服矣先零已  
誅而罕开不服涉正月擊之得利之理又其時也  
以今進兵誠不見其利唯陛下裁察

駁贖罪議

蕭望之

民。函。陰。陽。之。氣。有。好。義。欲。利。之。心。在。教。化。之。所。助。  
堯。在。上。不。能。去。民。欲。利。之。心。而。能。令。其。欲。利。不。勝。  
其。好。義。也。雖。桀。在。上。不。能。去。民。好。義。之。心。而。能。令。  
其。好。義。不。勝。其。欲。利。也。故。堯。桀。之。分。在。於。義。利。而。  
已。道。民。不。可。不。慎。也。今。欲。令。民。量。粟。以。贖。罪。如。此。  
則。富。者。得。生。貧。者。獨。死。是。貧。富。異。刑。而。法。不。一。也。  
人。情。貧。窮。父。兄。囚。執。聞。出。財。得。以。生。活。爲。人。子。弟。  
者。將。不。顧。死。亡。之。患。敗。亂。之。行。以。赴。財。利。求。救。親。  
戚。一。人。得。生。十。人。以。喪。如。此。伯。夷。之。行。壞。公。綽。之。  
名。滅。政。教。一。傾。雖。有。周。召。之。佐。恐。不。能。復。古。者。藏。  
於。民。不。足。則。取。有。餘。則。予。詩。曰。爰。及。矜。人。哀。此。鰥。  
寡。上。惠。下。也。又。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下。急。上。也。  
今。有。西。邊。之。役。民。失。作。業。雖。戶。賦。口。歛。以。贍。其。困。  
乏。古。之。通。義。百。姓。莫。以。爲。非。以。死。救。生。恐。未。可。也。  
陛。下。布。德。施。教。化。既。成。堯。舜。亡。以。加。也。今。議。開。  
利。路。以。傷。既。成。之。化。臣。竊。痛。之。

條災異封事

劉向

臣前幸得以骨肉備九卿奉法不謹乃復蒙恩竊見災異並起天地失常徵表爲國欲終不言念忠臣雖在咄畝猶不忘君惓惓之義也况重以骨肉之親又加以舊恩未報乎欲竭愚誠又恐越職然惟二恩未報忠臣之義一抒愚意退就農畝死無所恨臣聞舜命九官濟濟相讓和之至也衆賢和於朝則萬物和於野故箫韶九成而鳳皇來儀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四海之內靡不和寧及至周文開基西郊雜遯衆賢罔不肅和崇推讓之風以銷分爭之訟文王旣沒周公思慕歌詠文王之德其詩曰於穆清廟肅雍顯相濟濟多士秉文之德當此之時武王周公繼政朝臣和於內萬國驩於外故盡得其驩心以事其先祖其詩曰有來雍雍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言四方皆以和來也諸侯和於下天應報於上故周頌曰降福穰穰又曰飴我釐粢釐粢麥也始自天降此皆以和致和獲天助也下至幽厲之際朝廷不和轉相非怨詩

人疾而憂之曰民之無良相怨一方衆小在位而從邪議歛歛相是而背君子故其詩曰歛歛訛訛亦孔之哀謀之其臧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具是依君子獨處守正不撓衆枉勉彊以從王事則反見憎毒讒愬故其詩曰密勿從事不敢告勞無罪無辜讒口螫螫當是之時日月薄蝕而無光其詩曰朔日辛卯日有蝕之亦孔之醜又曰彼月而微此日而微今此下民亦孔之哀又曰日月鞠凶不用其行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天變見於上地變動

於下水泉沸騰山谷易處其詩曰百川沸騰山冢卒崩高岸爲谷深谷爲陵哀今之人胡憯莫懲霜降失節不以其時其詩曰正月繁霜我心憂傷民之訛言亦孔之將言民以是爲非甚衆大也此皆不和賢不肖易位之所致也自此之後天下大亂篡殺殃禍並作厲王奔彘幽王見殺至乎平王末年魯隱之始卽位也周大夫祭伯乖離不和出奔於魯而春秋爲諱不言來奔傷其禍殃自此始也是後尹氏世卿而專恣諸侯背畔而不朝周室卑

微二百四十二年之間日食三十六地震五山陵崩阨二彗星三見夜常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一火災十四長狄入三國五石隕墜六鷓退飛多麋有蜮蜚鸚鵡來巢者皆一見晝冥晦雨木冰李梅冬實七月霜降草木不死八月殺菽大雨雹雨雪霤霆失序相乘水旱饑螽蝻螟螽午並起當是時禍亂輒應弒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也周室多禍晉敗其師於貿戎伐其郊鄭傷桓王戎執其使衛侯朔召不往齊逆命而助朔五大夫爭權三君更立莫能正理遂至陵夷不能復興繇此觀之和氣致祥乖氣致異祥多者其國安異衆者其國危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也今陛下開三代之業招文學之士優游寬容使得並進今賢不肖渾殽白黑不分邪正雜糅忠讒並進章交公車人滿北軍朝臣舛午膠戾乖刺更相讒愬轉相是非傳受增加文書紛糾前後錯繆毀譽渾亂所以營惑耳目感移心意不可勝載分曹爲黨往往羣朋將同心以陷正臣



正臣進者治之表也。正臣陷者亂之機也。乘治亂之機。未知孰任。而災異數見。此臣所以寒心者也。夫乘權藉勢之人。子弟鱗集於朝。羽翼陰附者衆。輻輳於前。毀譽將必用以終乖離之咎。是以日月無光。雪霜夏隕。海水沸出。陵谷易處。列星失行。皆怨氣之所致也。夫遵衰周之軌迹。循詩人之所刺。而欲以成太平致雅頌。猶郤行而求及前人也。初元以來六年矣。案春秋六年之中。災異未有稠如今者也。夫有春秋之異。無孔子之救。猶不能解紛。

况甚於春秋乎。原其所以然者。讒邪並進也。讒邪之所以並進者。繇上多疑心。既已用賢人而行善政。如或譖之。則賢人退而善政還。夫執狐疑之心者。來讒賊之口。持不斷之意者。開羣枉之門。讒邪進則衆賢退。羣枉盛則正士消。故易有否泰。小人道長。君子道消。君子道消則政日亂。故爲否否者。閉而亂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消。小人道消則政日治。故爲泰泰者。通而治也。詩又云。雨雪麋麋見。晁聿消。與易同義。昔者繇共工。驩兜與舜禹雜處。堯

朝周公與管蔡並居周位當是時迭進相毀流言相謗豈可勝道哉帝堯成王能賢舜禹周公而消共工管蔡故以大治榮華至今孔子與季孟偕仕於魯李斯與叔孫俱宦於秦定公始皇賢季孟李斯而消孔子叔孫故以大亂污辱至今故治亂榮辱之端在所信任信任既賢在於堅固而不移詩云我心匪石不可轉也言守善篤也易曰渙汗其大號言號令如汗汗出而不反者也今出善令未能踰時而反是反汗也用賢未能三旬而退是轉

石也論語曰見不善如探湯今二府奏佞調不當在位歷年而不去故出令則如反汗用賢則如轉石去佞則如拔山如此望陰陽之調不亦難乎是以羣小窺見閒隙緣飾文字巧言醜詆流言飛文譁於民間故詩云憂心悄悄愠于羣小小人成羣誠足愠也管孔子與顏淵子貢更相稱譽不爲朋黨禹稷與臯陶傳相汲引不爲比周何則忠於爲國無邪心也故賢人在上位則引其類而聚之於朝易曰飛龍在天大人聚也在下位則思與其類

俱進易曰拔茅茹以其彙征吉在上則引其類在下則推其類故湯用伊尹不仁者遠而衆賢至類相致也今佞邪與賢臣並在交戰之內合黨共謀違善依惡歛歛訛訛數設危險之言欲以傾移主上如忽然用之此天地之所以先戒災異之所以重至者也自古明聖未有無誅而治者也故舜有四放之罰而孔子有兩觀之誅然後聖化可得而行也今以陛下明知誠深思天地之心迹察兩觀之誅覽否泰之卦觀雨雪之詩歷周唐之所進以爲法原秦魯之所消以爲戒考詳應之福省災異之禍以揆當世之變放遠佞邪之黨壞散險詖之聚杜閉羣枉之門廣開衆正之路決斷狐疑分別猶豫使是非炳然可知則百異消滅而衆祥並至太平之基萬世之利也臣幸得託肺腑誠見陰陽不調不敢不通所聞竊推春秋災異以效今事一二條其所以不宜宣泄臣謹重封昧死上

